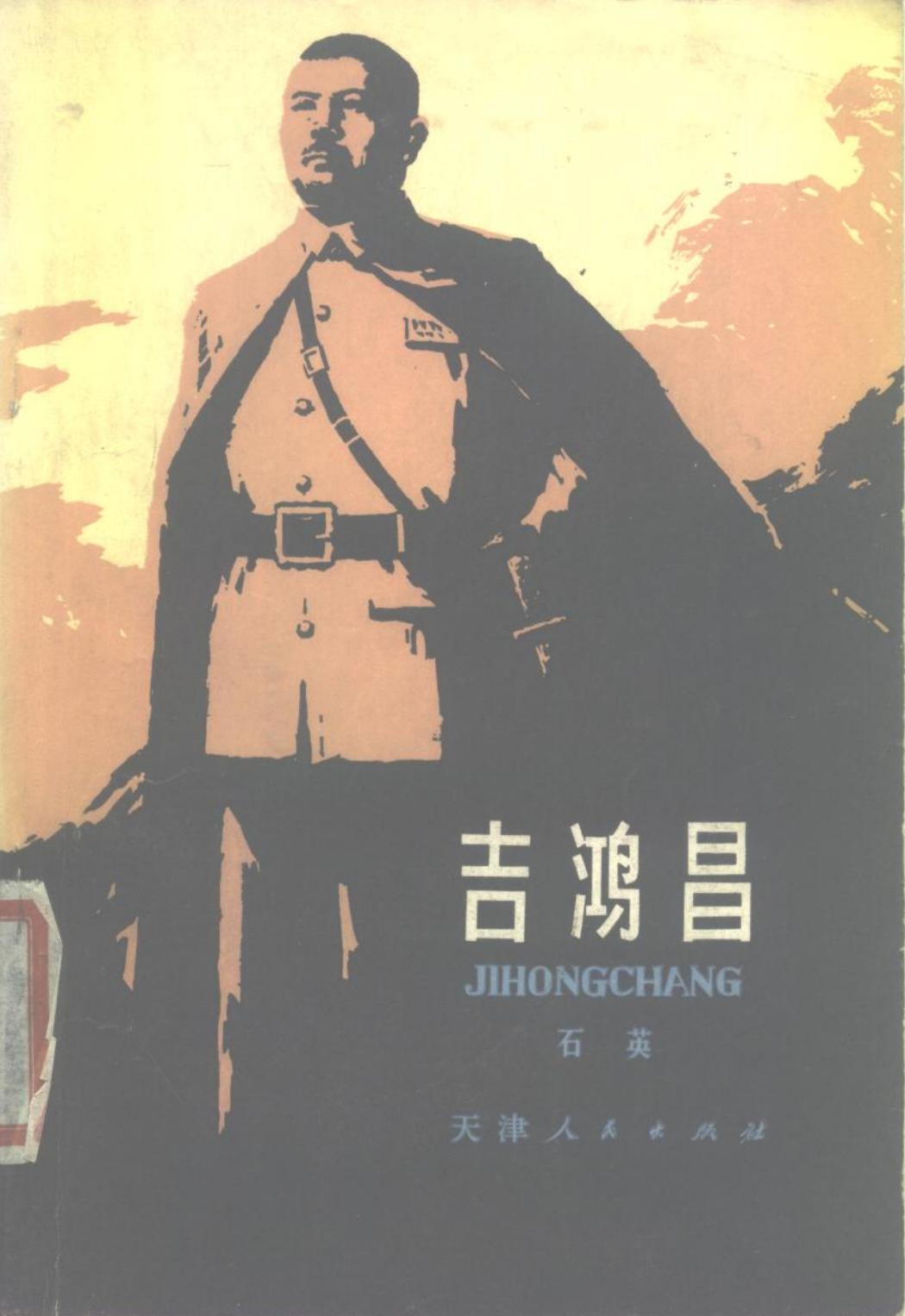




吉鴻昌

JIHONGCHANG

石 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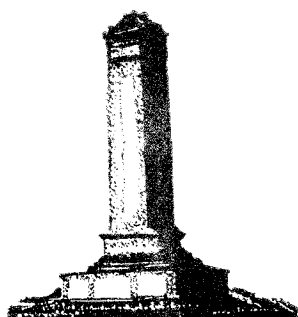
天津人民出版社

K822/13

吉 鴻 昌

JIHONGCHANG

石 英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吉 鸿 昌
石 英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3 3/4 插页 6 字数 64,000

一九六〇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七八年十月第二版

一九七八年十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50,001—95,350

统一书号： 11072·39

每 册： 0.41 元

DB 4/2
DB 4/2
目 录

简短的楔子	(1)
为救国而当兵	(3)
最初的转折	(7)
红区之行	(12)
激忿出国	(16)
一定要回来	(22)
新的起点	(26)
三等车乘客	(32)
“革命家业”	(36)
进军在塞外草原	(41)
血战多伦城	(45)
不含糊的人	(50)
岁寒后凋	(54)
赴会	(58)
小小的惩罚	(62)
顶了回去	(67)
被困	(70)
车过孙河	(76)
到处是自己人	(81)

重返红楼	(84)
转移	(89)
遇刺	(92)
在医院中	(99)
党的声音	(103)
有一口气就要工作	(106)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110)
英雄是不会死的	(115)

简短的楔子

1934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津浦线泰安车站的昏暗灯光在凛冽的北风中眨着眼睛。旷野之上，阒无人迹，只有枯树的残枝在萧索作响。蓦然间，有几个矫健的身影象疾风一样向铁路线上扑来，在漆黑的夜幕下，以军人特有的机敏目光，盯着自北方飞驰而来的列车，一列、两列、三列……都不是他们所期待着的那一列专车。时间将无穷的忧虑抛向他们的心头。当东方天边呈现鱼肚白色时，他们只好失望地踏上了归途。

这些人来到这里，是为截获一列囚车，营救一位抗日救国的将军。当这位将军的部下听说他们所爱戴的长官和老战友身陷囹圄，一个个莫不摩拳擦掌、义愤填膺，立刻便产生了冒险搭救的念头。接着他们又听说北平的反动当局就在这天晚上要把将军押送南京，由蒋介石亲自审问，他们更嗅出了这个凶信中的血腥气味，时间，决不能再延宕下去了！哪怕是一分一秒……。于是他们便决定铤险劫车，打救难友。但是奸险的卖国贼

们，好象发觉了勇士们的活动似的，临时改变了计划，作出了罪恶的决定。就在勇士们冒着严寒到铁路线上准备劫车的那个时刻，南京蒋介石的一封密电已拍到“北平军分会”，授意何应钦把这位将军“就地枪决”。死亡一步紧一步地向这位志士迫近了……。但他仍和在长城线上挥刀闯入敌阵时一样，泰然自若，毫无惧色。当他踏上刑场之后，随手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浩然正气的五绝一首：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题罢，昂然走向刑场中央。

他，就是当年威震长城内外、使日伪闻风丧胆的吉鸿昌将军。他，就是毕生坚持不懈，终于踏上真理道路的吉鸿昌同志。

为救国而当兵

在河南扶沟县贾鲁河边，有一个小小的镇市，名叫吕潭镇。这个地方虽小，却扼住贾鲁河南北往来的通衢，车马繁盛，商旅云集。1895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在这个镇上开小茶馆的一个姓吉的家里，诞生下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吉鸿昌。

吉鸿昌的父亲吉筠亭，是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人。日常在茶馆里经常接触到一些南来北往的爱国志士，有时攀谈竟日不倦，回到家里，又讲给家里人听。日久天长，便在吉鸿昌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爱国思想的种子。

吉鸿昌上私塾了。他一开始就凭着仅有的一点识字能力，专注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爱国志士们的壮烈事迹。思昔抚今，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了。夏夜乘凉，在院中的葫芦架下，他自然地讲起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由于他感情真挚、言词慷慨，很快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邻人和街坊，而不分成人与孩童、男人和妇女。使人最受感染的是他抒发的这些

宏阔的议论：“人生在世不能只做吃饭睡觉的机器，要有心、有胆、有作为，要成为一个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要象历史上英雄烈士那样有气节！没有骨气，卑躬屈膝，活着不如一只狗，死了只是臭块地！”父亲吉筠亭听了暗喜，他赞赏儿子有这样的志向，但又考虑到地处集镇，官府耳目甚多，恐出凶险，当儿子言出闸门，收拢不住自己的激情时，每每提醒他冷静敛口，却又往往引起鸿昌痛心疾首的感触，他历述近代清朝和北洋政府的昏弱，列强的入侵。从鸦片战争虎门要塞的烟尘，到英法联军圆明园的纵火；从北洋水师威海的覆灭到八国联军入寇燕市的浩劫……。直讲得听者热泪盈眶，歔歔连声。

时光飞逝，到1913年吉鸿昌已是十七岁了。本来，父亲想给他找个什么职业，但由于恶霸、地主的残酷压榨，使他无法在家乡安生地种地和学手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一天，他忽然对父亲说：

“爹，我要走了。”

“到哪儿去？”

“当兵去！”他吐露了久已藏在心底的夙愿。

父亲并没有过分感到意外。因为鸿昌曾不止一次向他表白过自己的壮志：“只要有会机，就要不惜五尺血肉之躯，报效国家！”父亲默默地转向里屋，从箱底里取出仅有的一块银元，珍重地交给鸿昌。鸿昌激动地接

过来。他明白：这是父亲给他的“盘缠”。于是，就在这年秋天，他步行去往郾城，加入了军队。

入伍后，吉鸿昌便在冯玉祥部下当目兵，由于他的机敏、果敢与无畏，累立战功，不久便当上了营长，到北伐战争时，他已是师长了。但是，由于他的耿直刚烈，急公好义，且常和西北军中的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故常引起某些同行忌恨，甚至说他有“赤化嫌疑”，怂恿上级杀掉他，或解除他的兵权。冯玉祥因爱他是一个将才，多方保护，才幸免于难。虽然如此，这位在西北军中屡立汗马功劳的虎将，后来在军阀分割地盘时，却被挤到偏僻而荒凉的宁夏省去任职（后为省主席）。他在宁夏期间，见到人民——这儿绝大多数是回民——的苦难生活十分同情，曾办了一些好事，并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常穿着回族衣帽到清真寺去。回民们感念他，亲昵地称他“吉回回”。

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很快就波及到黄土高原、贺兰山阙。在关键时刻，吉鸿昌每每做出一些与蒋介石的严令相反的举动。沉沉的暗夜里，他掩护了共产党员，为他们提供方便条件，亲手为他们化装，送他们安全转移，并深切嘱望他们日后能重回部队。

果然，腥风血雨的势头稍稍一过，他又无所顾忌地接纳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来工作了。一九二八年从甘

肃师范学校毕业的一批进步青年中，就有日后成为他的妻子的胡红霞。在吉鸿昌师部和堂堂宁夏省署的宅院里，还居然能听到《国际歌》的传播，而歌者也正是师长和省主席吉鸿昌的妻子。

对于这些“容赤纳共”的非常行动，连吉鸿昌身边的某些亲随也不很理解。吉鸿昌这时虽不能从理性上作出明确的回答，但却有一个朦胧朴素意识：“共产党主张为国为民，而我就是为救国才当兵的。”

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拨说：“您要当心上了圈套啊”。

吉鸿昌沉思着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他在苦难深重的祖国大地和崎岖的道路上探索地行进着，仔细地体验着……

最初的转折

吉鸿昌在宁夏任省主席时间不长，他和他的队伍就又被调东来。他个人的秉性也素喜戎马，平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军人。”

他对自己的职位无所萦怀，却深深留恋刚刚熟悉的人民。在他离开自己简朴的任所时，任何东西都没有带走，只是没有忘记取走玻璃板下压着的亲笔书写的座右铭：

公正纯洁，为做事而作官

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

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

平时，他用这些话来鞭策自己，而且身体力行，诚励所属。他所率领的队伍的作风，在西北军中也是一支最难得的，一向比较俭朴耐劳。他时常拿这样的话来警戒自己：我从军时，就抱定为民造福的初衷，如今有了相当的职位，决不能背弃既定的心愿；况且我本是穷棒子出身，自己队伍的所做所为，不能让父老们唾骂。

这样一来，许多官兵便受了他的影响。有些不老实的，慑于他那威严的军纪，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

有一年初夏，吉鸿昌的队伍在豫东南驻防。在麦子正收割中，骤然起了狂风，阴云四合，眼看着就是一场倾盆大雨。吉鸿昌骑上快马，特地从城里赶到乡下驻地，命令全体官兵帮助农民抢收。收割完毕又帮农民运回家去。当暴雨肆虐时，田野间已是空荡荡的了。雨过天晴，吉鸿昌又命令部下，把牲口借给老乡耕地；劳动力缺乏的农户，还叫自己的士兵代耕。老乡们实在过意不去，把马草送到军营里来作为酬谢。官兵们一概不受，对老乡们说：“我们是吉师长的队伍，吉师长告诉过我们，不许要老乡们的报酬。要是我们违犯了，还得受严重处罚哩。”

他自家的生活用度更是力求俭省。他最喜欢吃的饭食是面条，但从不需要任何好菜佐餐，只要有点酱油醋和几个干辣椒就吃得非常可口。就这样，他把节省下来的薪俸钱为家乡捐款，在吕潭镇办了一所贫民子弟学校（后来乡亲们为纪念吉鸿昌烈士，更名为鸿昌中学）。当校舍落成，学校开课后，乡亲们曾几次函邀他回乡视察。但因军务繁忙，直到这年冬天他才得以抽暇带几名亲随马弁回乡。时值雪后奇冷，冰封豫东大地，晚间校长和教师们请“吉校董”一行在学校过夜，因校内生有煤

炭炉火，比较暖和。吉鸿昌却执意不肯，婉词谢绝，带家眷和亲随回自家草屋休息。并说：“我不是为个人享用才捐赠的；一次也不行，对自己就是不能开这个先例……”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吉鸿昌的名字一时在豫东南一带叫得非常响亮，一般老百姓一听到“兵”这个字，本来都有一种恐惧感觉，可是听到吉鸿昌的“兵”来了，还乐得让他们在自家村子里驻防呢。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战后，冯玉祥手下的军队都被蒋介石加以改编。蒋介石这个阴险狡诈的家伙，为了笼络吉鸿昌为其反共的“事业”卖命，同时也是借机削除他的实力，就给了吉鸿昌一个廿一军军长的名义，命令他进攻鄂豫皖苏区。吉鸿昌当时迫于蒋介石的压力，硬着头皮去尽一个军人的“天职”，结果这支一向被称为不败的“铁军”，却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

吉鸿昌吃够了苦头，败退了下来。前些年曾经颂扬过他的老百姓，这时却远远地躲着他，甚至拿起武器对他的军队作战。而当红军一到，个个都争先恐后为红军带路、输送粮草。吉鸿昌决心要解开这个闷葫芦，当军队驻扎下来，稍经喘息，他便换上便服，到附近村庄去访问。

从早饭后到日暮时分，吉鸿昌遍访了附近的村庄。当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向部队的驻地走去时，耳边还好

象听见群众的议论：

“现在的世道真没有个天理良心了，工农红军对咱们老百姓这么好，老蒋却要派兵除掉它；老蒋的军队到处烧杀抢劫，为害黎民，却还要老百姓出钱出粮养活着它。”

“人们说吉鸿昌的军队对老百姓还不错，现在看起来也不是真心实意，要不为什么也帮着老蒋打红军呢！天下乌鸦一般黑，真是不错。”

.....

当夜，他满怀思绪地坐在营房里，提笔在记事本上写下这样四个字：“顿开茅塞”。但是他并没有注明日期。

就在这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吉鸿昌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始终不能合眼，他向自己提出一连串的问号：难道红军就是父亲所盼望的为民除害的军队，难道我吉鸿昌正是在为害民贼卖命……。这时白天那些老汉们激动的面容又浮现在他的脑际，接着又想起入伍时抱定的志愿……他立刻坐了起来，燃上油灯，在如豆的灯光下，又在刚刚写的那四个字下头，添了一句话：“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

写完这句话，他才稍觉宽舒。第二天，他把自己的体会又传达给同事和下属。晚上回来，吉夫人高兴地迎接他，微笑着、悄声递给他一本不厚的书。这书是用土

造麻纸印的，一看就觉不同寻常，再看封面上，《共产党宣言》五个红字跃然纸上。他在手里掂了掂，激动地问道：

“这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送给你看的，说是里面有真理的钥匙。”

吉鸿昌明白这“他们”，就是经常从思想上开导他的军中的“不平常的人”。他能够判断他们的真正身份，但有时也不便明问，只是心照不宣。他翻开书页，从这麻纸小书里，似乎喷发出泥土的芳香，他猜测这本书就是在他曾带兵侵扰过的那片红色土地上印制，辗转来到他的手中。他和夫人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目光，就灯下珍重地阅读起来……。移时，他站起身来，踱近窗前。不知什么时候，外面下起雨来。雨箭闪射着微光，自天而下，落在久旱的大地上。他回头对夫人喃喃地说：“及时雨，真是及时雨！”

这“及时雨”落在干涸的土地上，也落在他那渴望真理的心头。

红 区 之 行

吉鸿昌率军回到信阳之后，便按兵不动了。这时在他的生命中，萌起了一种新的生机，他渴望一种新的生活，富有活力的生活。在求索中，党给他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在西北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更主动地和他接触，告诉他，唯一的出路和解脱矛盾的诀窍就是靠向人民，而不是星星点点、不痛不痒地施以小恩小惠。吉鸿昌思想上顿觉有些豁然，立刻请教具体办法。地下共产党员们动员他到上海一行，去和党中央的一些同志面谈一下。吉鸿昌鼓起勇气，慨然允诺。

不几天，他假托身体有病，必须到上海医治，暂时离开部队，毅然到了上海，见到了党中央的一些同志。有关负责同志和他做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热诚地鼓励着他，并介绍他到苏区去参观考察。

他经过一番改扮，化装成一个卖膏药的小贩，从上海出发，穿过仙霞岭，直入武夷山，经过闽西山地到达中央苏区。